

劉昌朝

賓客

野

嘉話

雜

錄說載







朝野僉載

張篤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載僉野朝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朝野僉載六卷

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曆元年資陽石走事。寶曆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微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爲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爲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爲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卽此本。蓋嘗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爲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爲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噓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擗裂且多蝶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朝野僉載卷之一

唐張鷟文成撰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爲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犂。犂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瓌藏卜年命。曰。夫藏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官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卽散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

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勅令處盡。而刑部尙書李知白。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蓮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閭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床昇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汝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脩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悅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効。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卽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已。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卽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

貫後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愈。一云問醫蘇澄云。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爲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奴食治葛死。埋之土中。輩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卽死。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着手卽毒。試着手卽死。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以艾炷。當上炙之立差。不然卽死。凡蛇嚙。卽當嚙處炙之。引去毒氣卽止。治葛食之立死。有治葛處卽有白藤花。能解治葛毒。鳩鳥食水之處。卽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鳩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逐薺苳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虫物解毒何况人乎。被蠶嚙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復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繪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繪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馳。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馳李焉。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衢。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卽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賊污狼藉。流外行署。錢多卽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賊污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卽存。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尙書采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

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爲榮。有才者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謠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榮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鬻等紿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卽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逼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臺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縋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後改爲聖真觀。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材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穎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穎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尙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材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芾女草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詔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縑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曆年中。差閭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尙書送武延秀聚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鹽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岳下遘疾不愈。廻至宮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馳。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僞勅。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陽柳楊柳漫頭馳。此其應也。

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黃鸞歌。其詞曰黃鸞黃鸞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齟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鸞谷。諸軍並沒。罔有子遺。黃鸞之歌。斯爲驗矣。

周垂拱已來。苾擎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擎。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馳。鎌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彊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木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

投洛州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卽位。勅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尙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謠曰。黃栢攢子挽紉斷。兩脚踏地鞋纒斷。六月平王誅逆章。欲作亂。鞋纒斷者事不成。阿章是黃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斯效焉。

魏王爲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踏。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爲陸頌踏。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彊盛。武三王梁

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噴。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卽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讖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讖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

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殮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爲殮。音孫。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蓋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蓋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卽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青。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

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閑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幾許麪。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霑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市易必經手，識者鄙之。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虫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麪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窠，鴛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櫛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歛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擊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棊連輝事於新開。推鞠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兩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無所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羶強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鄰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淒楚。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紮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効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中心而死。徵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

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敵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敵更聚二信。榮言信矣。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縑子中嬰孩亦梟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煒延生問曰。明公看禱。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乃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扛殺母子。須臾又見豬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額。額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旣亡。其事亦寢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義強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

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鵲。飛若風聲。千萬爲隊。時人謂之鸚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至無差。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鎖之。則天大喜。下制卽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卽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并退盡。俗諺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人云。蟬鳴。蝮螫。喚黍種。餓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垂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納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納何所知。有敢言

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鷓鴣鳶等。並失皆垂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鳶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瓊。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諡殤帝。十月土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兩麪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裴楷云。國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所詣卽火起。東晉時。王弘爲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爲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斃人家。遂免刺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行綱夜樗蒲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輿道坊。一夜陷爲池。沒五百家。初鄧

州三鷓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朝野僉載卷之二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蠟最樂。遂收蠟一宿，得五斛，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蠟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餒賊，生靈殲於此矣。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尋復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妻，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齶之，以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鈎長丈餘，甚鈎利，以繩挂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今以

膠鉤之遺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髻，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籠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卽籍沒。除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也。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家。彥璋處侍御。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流，可謂積惡之家，殃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豔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梳粧納之，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鈿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捺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鸞鴨於其內，當中取

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鷲鴨邊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卽迴。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乃死。昌宗活。攔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檝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檝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鬱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諺云。走馬報。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酌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卽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若虺貞反。其事

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遣賢良。賊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尙食奉御。項有力焉。除項中丞。賜緋。項理棊連耀事。以爲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温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蟹。令人脫衣縱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等口。遂齧竹而放。人艾炙蟹背。炙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朔方總管張奩好殺。時有突厥投化。奩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虫鳥鳴。然後送與默啜識字者。宣訖鬱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鎚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若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官。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翼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狼戾不軌。鳩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搯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櫛。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

意指麾。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乾鑿。水必有期。推鞠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貓。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脚俱攣。遣代令史承僞。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僞命乃昇上市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教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襄公段瓚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鞠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不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磔磔然微動。卽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趨趙。跳數十迴。懿宗忍毒如此。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聞陝州三門鑿山燒。

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卽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牽船。皆令繫二釶於胸背。落棧着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枷。枷頭着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燭燭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歎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爲判冥事。張鷟時爲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刻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狠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何姑恣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根觸。着攝御史康冒。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一爲這。逐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改盡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柳氏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關重卽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暉。玄暉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

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錄事焉。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堂新堂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知此事。父母多言。後月餘日。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遛登階。鬼引弓射中膊脾間。望覺此自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觀之。果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爲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廚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卻臥至曉。房果病起。數日而卒。所司奏狀。下卽除李迥秀爲侍郎。其日謝卽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越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侮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旣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恆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

中會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爲汝試之。因入殿中，橫場壁行，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躡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騎數萬射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汚伽藍，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爲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聞觸摧折，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尙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脩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爲。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云。

真臘國在隴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重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閤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餘臨江高山半肋。鑿竈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爲至孝。卽終身不復祀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爲蜜螂。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螂。

梁有磕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磕頭師。帝亦與人基。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基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整剗地。誤斷一曲蟻。帝時爲蟻。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建呂王武攸甯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瓮。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歧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指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爲精進。一練至四更。卽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矛並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卽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被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卽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精。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爲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瘰癧。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

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誠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殮葬。婢不肯放，月餘而卒。

左僕射章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爲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具見老人，每年作邑齊，遂告二百人，授遊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級，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僞作敕追花嚴，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爲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僞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迴至花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會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傳黃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卽落崖。腰胯不遂。爲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一本作鋼居闕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閹。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書中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卽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改。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懽笑。無復向朝堂。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鬚頭硬。一朝受詞詔。十日判不竟。送案褥。

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搶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鹵地抑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爲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爲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卽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米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今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尙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

王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師三穢。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斲窗舍人。

國子進士一作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忠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一言競取詩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忠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獺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嘗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云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朝野僉載卷之二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黨附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龍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項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脇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並花車。卒至門者。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會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尙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遷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項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爲溫州司馬而卒。

監察御史李奮母。清素貞潔。奮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贍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贍。又問車脚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令還所贍米及脚錢。以責奮。奮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辭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贄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

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思冲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爲尼。甚精進。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凡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髻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栢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有節婦里。

楊盈州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初兵部尙書任環。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齋金壺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卽飲之。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而臥。然實非酖也。至半夜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隋開皇中。京兆韋衰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衰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特。宰而獻之。因問衰乞姓。衰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衰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卽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

其意也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師。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印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闔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選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雲勳官方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狃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曰。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鸞雛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鸞鷟也。此鳥爲鳳皇之佐。汝當爲帝輔也。遂以爲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鷟味道以爲天下第一。又初爲岐王屬夜夢着緋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何爲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

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擊爲第也。尋而唱策果如夢焉。

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榜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勉齋救。令湜自盡。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呪咀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匿崇姦。構虛實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握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將昏鏡以照人。令其速亂。與崇仁坊邢俗師。姿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握得巫蠱。皆逆韋之輩爲之也。

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艷王。葬畢。宮人路見鬼師雍文智。詐宣艷王教曰。常作宮人。甚大艱苦。宜與賞着。

緣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賂賄驗遂斬之

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檢校去却巾帶卽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

浮休子張鶩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僧祈之二十餘日無効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卽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崇仁方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鶩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卽隨意支配

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瓮於梁上以刃斫之繩斷而瓮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瓮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檢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白水凍呪之拔出

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神不撓。

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內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斷。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爲祆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涼州祆神祠。至祈禱日。祆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卽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卽卻至舊祆所。乃拔釘無所損。臥十餘日。平復如故。莫知所以然也。

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

羅縣令劉靜妻患疾。正諫議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爲不可得。儼乃畫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緜氏老人園內。

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爲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盃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卽令以銀缸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卽竭。則天欲與官。鼎師曰：情願出家。卽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師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疾。時人莫測。

大足中。李慈德有祆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爲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爲槍。纏被爲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殺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闔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爲客。以厭而喪。

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合。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擊衣襪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

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効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爲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爲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爲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僉。卽掩卻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

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味奇。乃進之。賜綾一疋。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爲從西域來。礪渚而往矣。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爲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

後又復前結白魚爲餅。

中宗令楊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縣令幼臨也。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麈貂之褥。蛩蟲之氈。汾晉之龍鬚。河中之鳳翮。以爲席。鳳閣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飲。以鴛盞一雙。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常。頻喚不覺。出爲衡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衡州刺史。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告莫。韓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居鍛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瑠璃琥珀。玻璃珊瑚。瑋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輕車之比天心。其關人事也歟。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園。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敝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盃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涌出。窮天下之壯麗。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填噎。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禁寶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物。於是採捕乃止。

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相聚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走。捕訪久之。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十餘人。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驗有實。旌表門閭。後訪乃是孝子。每哭卽散餅食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後如此鳥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內。慣食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寔繁有徒。並

是人作不足怪也。

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白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汶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汶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禳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卽授都官郎中司刑事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圓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卽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卽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白鐵余者延州羈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埋一金銅像於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每見佛光大設齋卜吉日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斷不得乃勸曰諸公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由是男女爭布施者百餘萬更於埋處斷之得金銅像鄉人以聖遠近傳之莫見能乃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卽愈左側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黃綾爲袋數十重盛像人聚觀者去一重一迴布施收千端乃見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號光王署置官

職殺長吏數年爲患命將軍程務挺斬之

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令出外卽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卽來諸人命坐常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須使令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伏內食侍官飯晚出外腹痛猶詐云太子賜予食瓜太多須臾霍出衛士所食米飯黃臭並齏菜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

春官尙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副焉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鞞而鼻臭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元珍諫大國和親使若殺之不祥乃放之後與知微爭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刺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入州扣刺史鄧暉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暉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暉大怒乃呼州官董以甲問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恐涉是夢中見說耳時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

五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嘗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玄一曰吾大錯顧

直典回宅取盃酒煖。瘵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稟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定州何名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爲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惑不從戎。卽家貧破。及如故。卽復盛。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歸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竟。賜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毡褥。烹宰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卽如此快活。何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圖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賊污。有終身爲累。莫敢犯者。

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污。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過。罪先須急。掇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口五半寸。其貪皆類此。範惟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破其腦。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

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筍。且向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驢。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賣。市人報價云。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脇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卽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許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壻裴惟岳。攝受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郎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卽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鎖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而免。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爲金牛刺史。

張昌儀爲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賣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有姓薛者。卽與錫檢業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如此。

朝野僉載卷之四

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榜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桀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噴。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祗可投之四裔。以禦魍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辛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舍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侍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鞫。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着故弊之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腳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羸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十浩反。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諢。士廉時着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逸仁傑着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嘗之爲中霜穀。束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爲捨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鷲。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佞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賂務整。從此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墻驅。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

戰甲仗縱拋卻騎豬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因何騎豬？對曰：騎豬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叶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葦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葦葦，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慙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歌。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紗帽底，形容似大歌。則天大笑。縣主極慙，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日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體，偃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羸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爲端箭師郎。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爲呬醋。漢泥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周張元一腹羸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爲逆流蝦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七肖反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張鴛目隨侯，爲臙亂土鼻。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爲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日，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考，詳曰：請考。使君卽下筆，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鴛謂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

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卽宜放卻。先知於是手面無色。

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鬚。驚號爲飽乳犢子。

唐鄭愔曾罵選人爲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卽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性鄭。改姓鄭。時人號爲鄭鄭。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墩城。聞劉尙書沒蕃。著著鞞。不得狼狽而走。時將軍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卻麥飯及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姚河李阿婆。鄴州王伯母。見賊不能鬪。總由曹新婦。

唐禮部尙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關時務。博碩肥膺。頑滯多疑。臺中小史號之爲媪。媪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隴柴棧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棗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可謂元六年水汎溢。河口堰破。棗州百姓一槩沒盡。師度以爲功。官品益進。又有傅孝忠爲太史令。自

言明玄象。專行矯謫。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卽位。知其矯。並斬之。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趕蛇鶴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觀鼠貓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樵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爲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小髮。目爲日本國使人。又有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爲烟燼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仲嗣爲熟斂上糊猴。目補闕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蟇。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旣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

唐郝象賢侍郎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翼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尙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爲痴種。

也。

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卽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卽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卽酌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卽放歸丘園。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驅驢宰相。

周有遼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尙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甚老三員。掌簿案。設鑠鑰十羊九牧。人皆逃散。而宰相淺識。以爲萬代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唾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爲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爲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磴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磴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太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爲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之失上乃釋之。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圍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脣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爲真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糞具良弼爲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卽是獼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卽是草中藏勸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五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爲河內王武懿宗斬之。

周春官尙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爲漢可汗賊入怕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剪口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尙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爲賊踏歌無慙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

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賊污狼藉。父挾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去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悋並爲吏部。京中謠曰。岑羲獠子俊。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疆。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鶴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笊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蟻。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夜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榮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赤。地上絲氳氳。爲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赦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示。皆不着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

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忌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匿。當玄宗起義，丘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舍，請居上坐，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流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爲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煉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爲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閱文章，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詞，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小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辨似智，巧諛似忠，傾覆拜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歟？」蜂螫害人，終爲人所害，無何爲太僕卿，戮于西京。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

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爲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爲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若熊熊。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同鴛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虺蜥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迂。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跼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於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趨起狗盜。突忽豬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項。其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爲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爲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鷓鴣栖於葦苕。魴鱸游於沸鼎。旣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爲幸。果謀反伏誅。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餵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

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鵠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鵠之所傳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鵠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鶴子七十籠。令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鵠。有羣鵠隨之。見鶴迸散。惟白者存焉。鶴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鵠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爲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衛鎬爲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所親有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烏雞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市解放。是夜復夢。咸欣然而去。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令放爲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中。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也。

漢時鄴縣南門兩扇忽開。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鴛。晨夕開閉。聽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

鳶相隨飛去。後改鄆縣爲晏城縣。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者煩然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烏爲之言曰。其配爲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通川界內有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卻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有人見豎子在洛水中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龍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

齊州有萬頃陂。魚鱉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于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絲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齋赴州餉遺。至村而死。衆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並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超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

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甯。有衛州三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

迪其刀卻內鞘中。貞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趨貞等。拔刀血狼藉。囚禁拷訊。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爲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者。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二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朝野僉載卷之五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亡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奉敕推詰極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璲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璲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長史喚璲鑰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璲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云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傑尙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某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犝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經縣陳牒子雲令送敬府獄禁教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

頭立南墻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犢，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與敬。一縣服其精察。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養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勅令長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王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衛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正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勅斬於東市。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勅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高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蚩之，曰：箇賊住。卽下驢來，卽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蹤至，皆如其言。

張鷟爲陽縣尉。日有稱架人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糧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卽注是。以字押。不是卽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卽是元牒。且決五下。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來鷟曰。此可知也。令將郤籠頭放之。驢向舊餒處。鷟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人伏其計。

張松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踪跡。見一老婆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人。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卽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爲推逐。卽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其承并賊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爲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尙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尙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麤。呼驛長。噴之曰。飯何爲兩種者。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尙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

欽明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尙書欲救之。尙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尙書俱坐。尙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尙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娘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柰何。將一椶槌餅與之曰。噉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謫執事早出。妻先足疾。待馬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元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抵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到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納碎事。徒瀉卻名聲。若你州縣道你。卽不存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妻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躡頓之矣。衆皆怪嘆。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

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尙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須臾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

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掣地兩遍熟，概下種鋤，墾收刈打，颺訖磴羅作麪，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慙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熊有客裂餅緣者，熊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飢。且擊卻客愕然。又臺使致熊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熊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爲畿赤，不會打杖行罰，其事亦濟。及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知噴，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譏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眉顰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獸，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芟，曾皙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凜焉。宋明帝嗜蜜漬蟻蟻，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足怪歟。夫亦其癖也。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篳，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弓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且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啞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咨起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爲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爲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卽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祿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士。僞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人有病。先殺鷄鵝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不差卽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卽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卽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鍾於堂。比至壟訖。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爲妖者十餘人。於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紿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爲金簿。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衆皆攝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爲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飛就之。卽得成道。尅日設齋。飲中置葇荳子。與衆餐之。女子好髮者。截取爲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柩數百餘人。敕決殺玄景。縣官左降。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五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亂綵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湧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踏籍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冲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卽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欬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欬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咒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爲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

則天時調貓兒與鸚鵡同食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攷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齧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賂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歔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而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鵝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爲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斬七姨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枕無効矣。

後魏高流之爲除州刺史。決淖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迂吾上高原。流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市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砧甃。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着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篋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郟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宣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太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真爲濬聖之徵。諡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曆數久長也。後中宗御位。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餒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寶曆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卻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把鋤。趨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趙州石橋甚工。磨礪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數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隴。依然仍舊。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常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卽翻。塵土澆其餅。駱苦之。乃將鏹。去十餘磚。下有盜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斛。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交厚。時人語曰。蕭佺

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只合爲錢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驥曳地。號曰師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麪家。撓磴驤尾焦禿。皮內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爲荊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薨。弟訥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年。極肥健。行驟脚不散。

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有人頭而蛇身。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卽三五里隨身卽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

顧渚山頰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頭小指。好栖樹杪。視之若聲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繳箭。螫人立死。中手卽斷。手中足卽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爲沙虱。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種黍來蛇。燒殺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蚕。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鎮。取桃枝四枝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鑿掘之。深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精。

開元四年六月。彬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聞。白者吞黑蛇。到粗處。口兩噙。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嚼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

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尙寒。蟄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

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烏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恆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厖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卽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志忠。岑羲等。並外飾忠鯁。內藏諂媚。翕肩屏氣。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並騰迂雲路。咸自以爲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斬。何異鴛鴦棲於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破。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趙履溫爲司農卿。詔事安樂公主。氣勢迴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飢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爲人所食。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諛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

一鬻肉骨俱盡。

天后時張巖諂事薛師掌擎黃幙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承薛師馬銜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賍坐死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怪問之二人曰兒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遂進頊籠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昇二妹請求承嗣故也。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嫖毒之寵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天武梁王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廟詞人才子佞者爲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爲最周年易之族佞者並流於嶺南。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氏誅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與二女並進儲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有人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燕國公張說佞人也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設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鞞鼻。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

哭甚於己親。朝野聞之。不勝恥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朝野僉載卷之六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遂被追至。入烏頭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爲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令早過。大使入屏牆。見故刑部尚書李義朝。宗參見云。何爲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縣令重決。由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木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乞杖處。其宅中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

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斛。每巡門乞物。得簪布破衣亦着。得紬錦羅綺亦着。於利貞師座前廳。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閣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爲谷。深壑爲陵。有死卽生。有生卽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爲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爲地。喚地爲天。喚月爲星。喚星爲月。何得爲不定。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卽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人也。鼎今乞得卽喜。不得卽悲。打之卽怒。罵之卽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藝之。遂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豬與虎鬪。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卽弭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議者。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才非才。任官庶事疑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卽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齧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馬走。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流血。

貞觀中。冀州武彊縣丞堯君卿失馬。旣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而罵曰：老賊喫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枷擊之。應時腦碎而死。

開元中。潁士方年十九。擢進士。至二十餘。該博三教。其賦性躁忿。浮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僕杜亮。每一決責。皆由非義。平復。遭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敬宗時。高崔巍喜弄癡。大帝令給使撩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養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好機警。常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間從何關來。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不笑。又一選人引銖。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任芳洲官。其人慙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爲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

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顛。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爾。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

安南有象。□□有理者。卽過負心者。以鼻卷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屝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

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爲業。時鄉人郭無爲頗有法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呼得之。不伏使。卻被羣狐競來惱。每擲磚瓦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卽裂其書碎。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

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水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之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舉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濟源縣爲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寶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彊毅。曰。公算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泊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溫。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出。徽安門。門隙容寸。過之尙寬。直北上。卽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人令人。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廡。墻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旣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按後命鵬舉前。傍有一狗。人語曰。悞姓。名同非此官也。答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爲鵬舉所殺。今請理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傍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證旣畢。遂揖之。

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爲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又囑云。焚時願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韋鼎。某邸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常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榜曰。皇籍。餘皆露往架。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籤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俱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固覽。韋鼎云。既不住。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云。某苦飢。不逢此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上天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爲相府王官。忻聞此說。牆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綵雲。並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剪破。一如雁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徑可丈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綈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閉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爲羣犬遮鬻。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床上。躍人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尙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子數十。同其粧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遙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

公主云。方慰龍衰。忽爲火迸。驚忙之中。不覺燕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歔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及睿宗踐祚。陰騶祥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拜於幽數。後果爲安州都督。處士蕭時和作傳。一說鵬舉得釋後。入一院。問簾下者爲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揮入下馬衆。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着枷。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着鑱。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

紫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轡。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鞮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枕函。飛入房內。以手撚上公主面上。舉頭卽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着吉莫靴。走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卽死。遂於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躡身椽孔間出。

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縹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縹。將麀鹿狐兔走馬。遮截放索。縹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予稍如飛仙。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爲將。稍貪財好色。出爲潭州。喬口鎮守將。憤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

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間有文譽。次之遜。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鷲。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卽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倒。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塔上臨塔而立。取鞋一輛。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卻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餘。皆縱橫破裂。曾遊瓜埠。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定襄公李宏。統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之踣而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韉馬解絆。着衣擐甲。上馬盤鎗。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嗣曾與將軍元帥獎馳騁。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蜒。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於青海。被吐蕃圍。謂紹業曰。相隨帶將軍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爲將軍試之。軍馬持槍所向皆靡。卻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損傷。裴旻爲幽州都督。孫佺北征。被奚賊圍之。旻馬上立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蓬飛而去。

真觀中。恒州有彭闔高瓚二人。閨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竟勝。闔活捉一豚。從頭敲至項。放之地上。仍走。

瓚取貓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闔於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隣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隣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美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則捧蓋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上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後竟爲撲殺。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膊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卽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備悉。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晨轉不翻。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糞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卽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彬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沈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關卽發口合則啣魚石發則浮出矣

薛賚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爲誰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卽放去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爲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馳驛向并州問裴子儀時爲判官無恙也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阿臧在宅坐家人報云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內官也藏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數十擎飯瓮牆頭而過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雞化爲雄雞者則天之應也神龍中戶部尙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爲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爲狗罵御史爲驢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別取筆復

裂如初。數日出爲藤州員外司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鬼。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問之。云欲到鄭縣。待三婢未來。躊躇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借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窗中窺之。唯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冲門飛出。或云是羅刹魅也。

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烏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訪窗下。止見一盜妓女。極端正。綠盜爲飾。遂於鉄臼擣碎而焚之。瘡遂愈。

永徽中。張鷟築馬槽廠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墮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而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歿後有明陰陽云。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

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

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并州。祈縣界而卒。羣

官迎祭迴所上食爲祭盤

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巖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忌之移之外
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堵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踏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
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以下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爲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
起矣旬中而薨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沈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
時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藉沒入官
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爲益府長史受封令所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爲不祥無何弟
暈爲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隲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

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
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豐別庚申年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鑿死自後長
史朱思賢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卽卒司馬宋草賓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

開元四年尙書考巧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攷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麴先冲爲郎中判邵舊

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冲又卒。

源乾曜爲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亦罷。此其驗也。

梁簡文王之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候景生於雁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目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罔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卽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卽落後。馮爲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爲強。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爲清。彊監察。婁見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賤。馮位至尙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

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褱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鹽。及帝登極。而顯謁奏曰。臣今日得作鹽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

金帶賜之。其夜卒。

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整合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冥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卽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送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

王無尋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鶴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知也。酌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坐。尋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薄命。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說 雜 黎 昌

著 愈 韓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昌黎雜說

唐 韓愈撰

龍嘯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泊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耶。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而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耶。



劉賓客嘉話錄

章絢錄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陽山顧氏文房
及學海類編皆收有
此書顧氏本在前故
據以排印

劉賓客嘉話錄

唐 江陵少尹章 絢錄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卽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始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寒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峩嶷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卽

今賣傷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錫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一饒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饒字。不敢爲之。常訝杜員外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旣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刑部侍郎從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窶可憐。因與万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鉞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旣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噓。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卽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旣拜。果百日而罷。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況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卻得一刺史。不久勅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吊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卽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負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

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西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腳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卻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大經一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旣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問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嘿然不樂。旣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己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合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愨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堦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纏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肅宗代宗

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曰：眞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髻髯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崧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綏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臆。上音風。下音忍。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襪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

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費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攜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榮之蒞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陶。因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爲蒞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丞相贄。張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並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旣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纒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然咫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羣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鵠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旣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葺爲藩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樵僂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鬢。氣息惛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之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荀輿能書。

嘗寫狸骨方。狸骨理勞方也。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愷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不記去處。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

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廩。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旣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楸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臯，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喜，贈羅八百疋，臯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開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寤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鐫字皆須妙於篆，繇故繇方得鐫刻。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

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舒州灕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掣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禳災，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琅耶王。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帖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

至僧虔、智、冰、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翻山。小翻山。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歿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尙書寶惜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舡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墨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鷲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

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較具。至夜。車轆上金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子。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轆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轆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晷爛。烏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烏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旣去。衆鳥爭集。無通驅者。潛以此纛上晉武靈王。晞晞。以襯衆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遶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轆。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卽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鷓鴣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鶴胎生。不知鷓鴣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緣鷓鴣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

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鷓鴣。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年方變爲玄鶴。又何尙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鷓鴣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鷓鴣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卽鶴亦如鷓鴣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鷓鴣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烝胡之處。勢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勅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問。俄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類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着慘服立。旣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烏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烏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餞。謂人曰：某不敢喫。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良久低頭。然語多不可具載。

楊國中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噓。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郝簡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郝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宗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弘慶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章渠牟。與僧覃延嘲諷。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

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丞相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閑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大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予與竇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歡宴。後三人相代爲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饅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污處。玄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鶩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鶩字。頃歲試早鶩求友詩。又鶩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斂。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

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人來覓書兼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攜往。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卻歸鋪於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遂巡賚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遽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尙書牧弘農日。捕獲發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贖死。盧氏南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盃。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

妃者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卽此墓果何人哉。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錠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事。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以此嘲之。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閻立本作

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搯琵琶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諡爲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君報仇讎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五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尙褚喜而退。

盧承慶尙書摠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巡落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若神僊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勤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樂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曰。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待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鬪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驛犢有白文於背曰是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蔥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使留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或有効乃方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鏹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馮鼻酌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事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許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劉賓客嘉話錄卷終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錄園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園謹書